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七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八十七 起柔兆攝提格正月盡六月凡六月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諱煦神宗第六子母曰欽聖皇后朱氏熙寧九年十二月已丑生于宮中赤光照室初名傭授檢校太尉天平軍節度使封均國公元豊五年遷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延平郡王八年二月神宗寢疾宰相王珪乞早建儲為宗廟社稷計又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首肯遂奉制立為

皇太子初太子宫中常有赤光至是光益熾如火

元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詔改元　承議郎守起居舍人邢恕嘗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禮朱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太皇太后呼公繪問曰汝不識字誰為汝作此書公繪不敢諱言者又論恕游歷權貴不自檢慎甲午謫恕以本官權發遣隨州時恕已除中書舍人於是罷其新命并絀之於外李燾曰恕教公繪上書據邵伯温辨誣邢恕之孫繹作其祖父言行録云欽成皇后為皇太妃自山陵回御藥吳靖方窺向宣仁意旨以太妃過失為獻謂隨靈駕冒發笑韓絳以故相

留守西京親至境上迎逗引見皇太妃納拜殊不為禮亦無慰勞之言公開之朝路與宣仁猶子公繪相遇因及此公曰太妃昔則先帝之妃今乃主上之母小人間諜漸不可長公繪矍然遂密奏疏以為宜加尊禮仍引語切直過當不止如公所言宣仁覽之詗公繪太訐知公繪與公素厚前此公繪屢有密奏太母無不欣納往往以為得之於公也直遣人詰曰誰教汝為之莫是邢某與汝做來若不實說即根治公繪迫急即吐實云入疏時邢某實不知臣自為之然邢某之意亦如此韓縝微聞之因而媒孽無所不至劉拯縝客也乃入劉言公闕與政事交游執政遂以為名罷中書舍人以本官知隨州温公即有簡與公曰和叔此行出於意外光居政府不能為和叔别白負愧誠深蓋以中京有交游執政之言恐益為和叔累故也其後明堂前兩月温公檢公被責一宗文字欲將上辨白諸公勸之以為不若待至赦後而赦前兩日温公薨矣時呂公亦在政府與温公

意合而林希素忌公其弟旦方為言官初旦事温公欲為省郎未及白用希薦於韓乃為工部員外郎遂除殿中侍御史恐公遂還朝乃於赦後未開假日入疏論公曰吕公著素與邢某厚善今來既經明堂公著必須復引邢某還朝乞未得令還自是申公避嫌不復敢言然希旦亦不為公論所容未幾兄弟相繼逐去時申公方盛旦既犯申公衆論不與非特為公也繹所載如此葢多妄言姑附見

甲辰王巖叟奏

自冬不雪今涉春矣旱暵為灾變異甚大陛下於天下之大害朝中之大姦已悟而復疑將斷而又止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茶鹽之法流毒數路大姦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讒欺狠戾陛下乃容而

留之此天心之所以未祐也　以集賢校理黄廉為戸部郎中先是廉提舉河東路保甲凡六年司馬光閒居往來河洛間聞其治狀吕公著亦言河東軍與邊民德之遂有是除　丁未詔回賜高麗王鞍馬服帶器幣有加　罷陝西河東元豐四年後凡縁軍興增置官局

辛亥朱光庭言蔡確章惇韓縝不恭不忠不恥議論政事之際惇明目張膽肆為辯説力行醜詆確則外示不校中實同欲陽為尊賢陰為助邪縝則每當議論亦不

扶正唯務拱默為自安計顧罷去確等柄任别進忠賢以輔聖治不報　癸丑太皇太后躬詣中太一宫集禧觀祈雨　丙辰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即祠宫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既已升祔於故事當營館御以奉神靈而宫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縉紳之議皆合帝后為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留以待未

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宗
皇帝於治隆上以寧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臣
民之心不亦善乎　帝幸相國寺祈雨　時新法多所
釐革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司
馬光以疾謁告凡十有三旬不能出歎曰四患未除吾
死不瞑目矣乃力疾移書三省曰今法度宜先更張者
莫如免役錢光見欲具疏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協
力贊成又手書與呂公著曰光自病以來以身付醫以

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晦叔矣中書舍人范百禄言於光曰熈寧免役法行百禄為咸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剥乃以法為病今第減助苗錢額以寛民力可也光不聽　二月辛酉以河決大名壊民田艱食者衆詔安撫使韓絳詢訪賑濟　乙丑命蔡確提舉修神宗實録以鄧温伯陸佃並為修撰官林希曾肇並為檢討官　詔權罷修河放諸路兵夫　司馬光奏免役之法有五害

舊日上户充役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今則年年出錢錢數多於往日陪備者其害一也舊日下户元不充役今來一例出錢其害二也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作公人則曲法受賦主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挈家亡去其害三也農民所有不過穀帛與力今曰我不用汝力輸我錢我自雇人若遇凶年則不免賣莊田牛具桑柘以求錢納官其害四也提舉常平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希求進用

其害五也為今之計莫若降勅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熈寧以前舊法定差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鄉有破家產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今衙前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慮力難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屋業者並令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遇衙前重難差遣即行支給然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指揮降諸路轉運司下諸州縣限五日內縣具利害申州州限一月申轉運司司類聚限

一季奏聞委執政官參詳施行是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奏　丁夘詔侍從各舉堪任監司者二人舉非其人有罰　韓維言光禄大夫致仕范鎮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故恩賞獨不及鎮伏望聖慈特降明詔褒顯厥功於是具以鎮十九疏上之已巳拜鎮端明殿學士仍以其子平西縣令百揆爲宣德郎　庚午禁邊民與夏人爲市　辛未以侍御史劉摯爲御史中丞　詔起居舍人依舊制

不分記言動　武威郡王棟戩卒以其養子阿里庫為河西軍節度使封寧塞郡公阿里庫頗峻刑殺其下不遑寧詔飭以推廣恩信副朝廷所以封立前人所以付與之意　司馬光奏復差役法既得旨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兩縣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其實也　癸酉以監察御史王巖叟為左司諫　右司諫蘇轍始供職上言帝王之治

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於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昔真宗奬用正人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即屏去故

雖人主寛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惟有吕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譴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　甲戌御邇英閣侍讀韓維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輒避而過之且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

及百姓則天下幸甚　司馬光言復行差役之初州縣不能不少有煩擾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小小利害未周不妨徐為改更勿以人言輕壞利民良法章惇取光所奏凡疎畧未盡者校數而駁奏之又嘗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之害如役法者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呂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疎畧惇言出於不

平之氣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大體乞選差近臣三四人專切詳定聞奏　庚辰夏國遣使來貢　辛巳寶文閣待制刑部侍郎蹇周輔坐變湖南鹽法抑勒騷擾落職知和州　蘇軾言於司馬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吏胥緣以為奸此二害輕重葢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

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
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
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
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
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户充役不習官府
吏虐使之多致破産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
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
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為相知

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不悦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争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嘗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謝之范純仁與光素厚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願公虚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謟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

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
嘆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
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
新法剗革畧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它日
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
此事衛尉丞畢仲游遺光書曰昔王安石以興作之說
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舉
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

不足者情也茍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

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新法可永罷而無敢議復者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

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顔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後竟如其慮　閏月巳丑朔王巖叟入對言祖宗遺戒不可用炎人如趙普范質寇準李沆王曾王旦韓琦富弼張知白魯宗道薛奎皆中原人張洎丁謂章得象王安石蔡確章惇呂惠卿張璪皆炎人小則為身謀大則害於國帝曰為是舊臣巖叟曰孰非舊臣帝曰近日頗旱巖叟曰以聖德如此無致災變之理惟政府有此人所以致旱也　庚寅尚書左僕射蔡確

罷山陵使事畢確猶偃蹇於位於是劉摯王巖叟孫覺蘇軾朱光庭彈章交上十數確浸不自安遂連表乞解機務表詞有曰收拔當世之耆老以陪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嚴邊備以杜二虜之窺覦走軺傳以察遠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揚先帝之恵澤厲公平之一道以合衆志之異同其言高自矜伐孫覺蘇轍愈不平復上疏論之轍疏曰自法行以來民力困敝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灼知前事之失親發

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寛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呉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吕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令小臣既經罷黜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臣竊惑矣確所上表雖外逼人言若欲求退而論功攘善實圖自安所云收

拔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臣謂當世之耆艾乃確昔日之所抑遠者也所云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臣謂有司之煩碎乃確昔日之所創造者也此二事皆確為政無狀以累先帝之明非陛下卓然獨見誰能行此確不自引咎反以為功則是確等所造之惡皆歸先帝而陛下所行之善皆歸於確也時司馬光吕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猶不忍遽斥至是始罷為觀文殿學士知陳州尋改亳

州　以門下侍郎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光以疾方賜告不能入謝帝遣閤門副使齎告印至其家賜之光辭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光肩輿至内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命無拜光惶恐請對延和殿詔許乘肩輿至崇政殿垂簾日引對餘依前降指揮光入對再拜遂退而視事王安石時已病弟安禮以邸吏狀示安石安石曰司馬十二丈

作相矣悵然者久之　詔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役法以聞從呂公著言也　壬辰以尚書左丞呂公著為門下侍郎　命司馬光提舉編修神宗實錄　丙申詔提舉官累年積蓄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　丁酉王巖叟入對言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則奸人有以迎意進說又奏乞察賢不賢而去留之若賢者留不賢者亦留則賢者恥而不樂為用又奏兩宮垂簾杜絕內降太皇太后曰此事必

無不須憂也　劉摯言保甲罷團教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扵轉習今之保甲衣必華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粗糲之習矣羣聚而笑喧奮臂而矜勇固已移其椎魯勞苦之習矣臣愚以為宜有法以斂制之凡保甲之技藝强弱高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願為兵者刺以為本州禁軍自餘中下等亦依近制募充弓手手力耆户長之役蘇轍言河北之民喜為剽刼近歲創為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

習凶器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為盜臣願於元豐庫或内藏庫乞錢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於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上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為社稷消患於未萌　劉摯言知樞密院章惇素無才行近者差役之復乃三省同樞密進呈惇果有所見當即敷陳講畫今勅命宣布始退而横議惇非不知此

法之是與非也葢寧負朝廷而不忍負王安石欲存面目以見安石而已　甲辰劉摯言臣伏見户部尚書曾布在熈寧初王安石託以腹心故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造於布之手臣時為御史曾以此告之先帝曰大臣誤朝廷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葢指布輩也　朱光庭奏今日廟堂之上司馬光未出唯有吕公著一人忠樸可倚其餘皆姦邪伏望聖慈早進范純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　以西京國子監教授程

頤為校書郎用王巖叟薦也　詔英州編管人鄭俠特放逐便仍除落罪名尚書吏部先次注舊官與合入差遣從監察御史孫升左司諫蘇轍所奏也　辛亥章惇罷司馬光呂公著改更弊事惇與蔡確在位窺伺得失惇尤以詆侮困光臺諫交章疏其罪惡請黜之未報已而惇復與光簾前爭論喧悖至曰它日安能奉陪喫劍太皇太后怒於是劉摯奏言惇佻薄險悍諂事王安石以邊事欺罔朝廷遂得進用及安石補外又傾附呂惠

卿當時號為入室之人隨時反覆物論賤之寅緣至於執政以强市兩浙民田及寄語臺官等事為言路所擊而先帝益薄其為人黜之未幾復為蔡確所引以至今日夫去惡莫如盡陛下既去確而今尚留惇非朝廷之利乞付臣章於三省正其橫議害政彊愎慢上之罪顯然絀之可也王巖叟奏言惇廉隅不修無大臣體每聞縱肆倡狂為俳諧俚語侵侮同列諫官孫覺嘗論邊事不合惇意而惇肆言於人曰議者可斬中外聞之無不

駭愕自古未嘗有大臣敢出此語脅諫官者陛下詔求直言而惇斥上書人為不逞之徒其意不欲陛下廣聰明也陛下登用老成舊德而惇亦指為不逞之徒其意不喜陛下用正人也今復於簾前爭役法辭氣不遜陵上侮下敗羣亂衆真小人之傑益見陛下用司馬光作相躁忿忌嫉有不樂朝廷之心所以如此伏乞罷免以慰天下之望帝曰深知卿言惇遂罷為正議大夫知汝州

甲寅詔侍從御史國子司業各舉經明行修可為

學官者二人　乙卯以同知樞密院事安燾知樞密院
事試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王巖叟言安燾
資材闒茸器識闇昧舊位且非所據況可冠洪樞顓兵
柄所有畫黄謹繳進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為别勅行
下蘇轍孫覺劉摯亦相繼論燾無一善可稱不當驟遷
高位　罷諸州常平管勾官　丁巳安燾辭免新命勅
黄付王巖叟書讀巖叟又封還　詔放免内外市易錢
并坊場淨利錢又詔已前積欠免役錢與減放一半

已未王巖叟言陛下用范純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葢賞賢也一進安燾則諫官御史交章論奏葢非公望所與也臣兩次論駁竊聞已有指揮門下省更不送給事中書讀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奪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奪身可忘也而愛君之心不可忘陛下既重改成命則願别差官權給事中以全孤臣之守　庚申劉摯言安燾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陛下自隳典憲使人何所守乎不報　詳定役法所言乞下諸路除衙

前外諸色役人只依見用人數定差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出錢助役指揮勿行從之王安石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　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學為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為先辭采為後為今日計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者博觀諸

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為諸家孟子止為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光以奏藳示范純仁純仁答光曰孟子恐不可輕且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涖衆之義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更俟諸賢議之如此則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矣光欣然納之　戊辰蘇轍言陛下用司馬光為相而使韓縝以庸沽之行與之同列

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去歲虜使入朝見縝在位相顧反脣微笑縝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闢契丹地界之謀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為相虜以闢國七百里而相用正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縝臣愚所未諭也

庚午以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常文士少吏幹或疑其不勝任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貪吏掊刻之患庶幾少息矣

以中書舍人胡宗愈為給事中起居舍人蘇轍為中書舍人　軍器監丞王得君言臣僚上章與議改法但許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内出手詔曰予方開廣言路得君意欲杜塞人言無狀若此可罷職與外任監當得君於是謫監永城縣倉　三月辛未詔毋以堂差衝在選已注官　置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命太學公試司業博士主之如春秋補試法　壬申詔安燾堅辭知樞密院事特依所乞仍同知樞密院事

詔劉摯王覿及刑部郎中杜紘將元豐勅令格式重行刊修　癸酉置開封府界提點刑獄一員　乙亥罷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　己卯復廣濟河輦運　辛巳詔民間疾苦當議寛恤者監司具聞　以校書郎程頤為崇政殿說書從司馬光言也頤進三劄其一曰陛下春秋方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遴選賢士入侍勸講講罷常留二人直日夜

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其二曰三代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及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其三曰竊見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

者獨立於禮為悖乞今後特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頤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有之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帝不悅　御史呂陶言司農少卿范子淵在元豐時提舉河工糜費巨萬護堤壓埽

之人溺死無算而功卒不成乞行竄放於是黜知峽州
制畧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
置諸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　夏四月己丑韓
縝罷先是王巖叟言蔡確章惇之大奸臣先已論之其
次韓縝之鄙俗不學張璪之陰邪不正李清臣之柔佞
不立安燾之闒茸不才此四人者自執政以來有益國
家者何事伏望别圖賢才任以大柄臺諫前後論縝過
惡甚衆皆留中不報太皇太后宣諭孫覺蘇轍曰進退

大臣當存國體縝雖不協人望要須因其求去而後出之劉摯等攻之益急縝遂乞出以光禄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京西北路安撫使内批縝自以為不才恐妨賢路故乞出外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縝為得進退之體故有遷官之異宜於制詞中聲説此意矜功要名葢指蔡確章惇也　詔太師致仕文彦博肩輿赴闕令河南津置行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辭以疾乞召用彦博范純仁亦以彦博老成勸帝召致之及將罷韓

鎮太皇太后以御劄付光欲除彦博太師兼侍中行右
僕射事光奏彦博官為太師年八十一臣後進而位居
其上非所以正大倫也不聽　蘇轍言禮部欲復詩賦
司馬光乞以九經取士二議並未施行乞先降指揮明
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
議論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然後徐議更制未為
晚也　司馬光乞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體量
鄉村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

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濟夏秋成熟令隨税送納毋得收息令佐有能用心存恤民不流移者優與酬奬否則取勘聞奏從之　辛卯詔諸路旱傷蠲其租　壬辰以旱慮囚　癸巳特進荆國公王安石卒安石性彊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

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安石著日
錄七十卷如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范鎮呂
誨蘇軾及一時之賢者皆重爲詆毀晚居金陵於鍾山
書室多寫福建子三字葢恨爲呂惠卿所誤也及卒司
馬光於病中聞之亟簡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頗多
過人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
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以爲朝廷特宜優
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其不脩怨如此　辛丑詔執

政大臣各舉可充館閣者三人 壬寅詔守太師致仕文彥博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以門下侍郎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太皇太后欲用彥博為右相劉摯王覿並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為三省長官朱光庭亦三上章以為彥博師臣不宜煩以吏事若右相則呂公著韓維范純仁皆可為之帝問司馬光光對曰若令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亦足尊老成矣又言宜為右相者莫如呂公著帝皆聽之又詔彥博一月兩赴經

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輔臣議事如遇有軍國機要即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吏目抱文書歷諸廳白之故為長者得以專決同列難盡爭也光嘗愬蔡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長貳並得議事遂為定制 乙巳詔戶部裁冗費著為令 黜內侍李憲等於外劉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別邪正而元惡大憝猶有漏網宦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歛生民膏血興靈

之役首違師期乃頓兵城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卒勁騎死亡殆盡宋用臣董大工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領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暮入狴犴朝士都人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此四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為禍豈減漢唐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為言詔並降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宮觀用臣監太平州税務　辛亥文彦博入對命其子貽

慶扶掖上殿賜貽慶金紫章服　揚王顥荆王頵並特授太尉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　罷謁禁之制　知誠州周士隆撫納溪峒民一千三百餘户賜士隆銀帛　癸丑三省言尚書六曹職事閒劇不等今欲減定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庫部都

官兼司門屯田兼虞部定為三十五員又言常平倉春秋斂散以陳易新及歲饑賑貸主司並依法推行降貸常平錢穀絲麥豐熟隨夏税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者止出息一分並從之　五月丁巳朔以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韓維為門下侍郎　罷諸路重禄復熈寧前舊制　庚申夏國遣使來賀即位　壬戌詔侍從臺官監司各舉縣令一人　丁卯劉摯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師而齊

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先帝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甚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尤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相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願罷其制戊辰詔孫覺顧臨程頤同國子監

長貳修立太學條制　己巳幸揚王荆王第官其子九人　乙亥蘇轍言前參知政事呂惠卿詭變多端見利忘義王安石初任執政以為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彊很傲誕其於吏事宜無所知惠卿指擿教道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樸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為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

巧回天意身為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辯破難琦說仍為安石畫叔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徧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至河北人戶流移

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其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汚公卿獨頼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違背物情壊亂邊政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恣行欺罔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擾河

隴困竭海内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薦擢任始終恊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馴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為梗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仇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枿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

知縣張若濟借豪民錢置田產等事朝廷遣蹇周輔推鞫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發安石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唯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録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隨相扶擿不遺餘力此犬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曾不愧恥惠卿

用事於朝廷首尾十餘年操執威柄凶燄所及甚於安石乞陛下斷自聖意畧正典刑縱未以汙鐵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詔特贈呂誨通議大夫子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以劉摯呂大防范純仁言其觸忤時宰譴死外藩故也　壬午詔文彥博已降旨令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樞密院奏事並序官位在宰臣上　乙酉監察御史上官均言今之議者必以為往時之散青苗出於抑配故有前日之弊今

則募民之願取者然後與之而有司又不以多散為功在民必以為便臣以為不然今天下民十室之中貲用匱乏者六七誘以青苗之利無知之民不暇遠計必利一時之得紛然趨赴雖曰不强抑配然而散斂追呼督促之煩道塗往來之費輕用妄費賤售縠帛之患未免如前日也故臣願行閏二月八日詔書罷去青苗復常平昔年平糴之法玆萬世之通利也　六月詔自今科場程試毋得引用字說從林旦言也　甲辰置春秋博

士　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宫吕惠卿落職降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蘇轍劉摯王巖叟相繼論惠卿罪惡不可不誅朝廷姑薄懲之故有是命

監察御史韓川言市易之説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以取利又所收不補所費請結絶見在物貨畫日更不收買從之　司諫王覿言先帝令常平錢斛存留一半遇穀貴減市價出糶成熟時增市價收糴務在平穀價而已郡縣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於為利

故於青苗新令則競務力行於糶糴舊條則僅同虛設伏望朝廷罷散青苗錢行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志　丙午王巖叟朱光庭蘇轍王覿言呂惠卿責授分司南京不足以蔽其罪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為分司在常人不為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當復用常法治也　戊申吏部尚書孫永等議神宗輔相之臣有若富弼秉心直亮操術閎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以配神宗廟庭實為宜稱詔從之初

議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呉充太常少卿鮮于侁曰勳
德第一惟富弼耳　庚戌太白晝見　辛亥呂惠卿責
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從王巖
叟等四人所奏也蘇軾草制詞曰呂惠卿以斗筲之才
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
喜殺以聚歛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
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
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

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已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奸贓狼籍横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阼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

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疑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寛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焉

甲寅詔曰先帝講求法度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間不能推原本意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犴獄久乃知弊此羣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草也整飭風俗修振紀綱葢不得已況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潤畧細故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始鄧綰

謫滁州言者未已太皇太后因欲下詔慰存反側呂公著以為宜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遺患他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　復置通利軍　乙卯程頤上疏曰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别官近差修國子監條制是亦兼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葢惜人材不欲使之閒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今夫鐘怒而擊

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然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為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於職事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例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顧一日講顏子不改其樂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

移且顔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文彦博吕公著等入侍聞其講説輒相與歎曰真侍講也彦博對帝恭甚或謂頤曰君之倨視潞公如何頤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頤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此頤與潞公所以不同也此據宋名臣言行録執政有欲用為諫官者頤以書謝曰公知射乎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一日使羿立其旁道以彀率不從羿且從而去

之矣從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頤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此據伊川文集 是月夏國主遣訛囉聿來求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砦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内附若靳而不與彼必曰新天子即位我畢辭厚禮以事中國庶幾歸我侵疆今猶不許則是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

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家恥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猶有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者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時異議者衆唯文彦博與光合太皇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熈河安燾固争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耶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熈州纔通一徑熈之北已接夏

境今自北闗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

敵一道危矣光乃止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七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八十八 起柔兆攝提格七月盡著雍執徐六月凡二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

帝

元祐元年秋七月丙辰朔詔罷試補學官法令尚書侍

郎左右司郎中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司業各

舉二人　丁巳置檢法官　辛酉立十科舉士法舊制
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令
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乃
革去內外舉官法但用吏部審官院選格及帝即位王
巖叟言自罷羣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
人才於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
之目踏逐實薦舉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
逐非雅名也况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為通術

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子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如使在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

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　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　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　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　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　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上　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上　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　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同上　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同上　應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禄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帶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

須於十科中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需材即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内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舉主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庶幾人人重愼所舉得才詔從之　乙丑夏國主秉常卒年三十六僞謚康靖皇帝廟號惠宗墓號獻陵子乾順即位　上官均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從之　劉摯言乃者朝廷患免

役之弊下詔改復差法而法至今不能成朝廷患常平之弊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為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者大事也而反覆二三尚何以使天下信從且改之易之誠是耶君子猶以為反令況改易未必是徒以暴過舉於天下則曷若謹之於始乎　庚午夏國遣使來賀坤成節　八月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初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斂散出息之法朝

廷用其言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已而臺諫其言其非皆不報光尋具劄子言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令禁抑配則無害也蘇軾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為害也至此民家量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今許人情願是為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王巖叟朱光庭王覿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始大悟力疾入朝於簾前奏曰

是何姦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却立不敢言太皇太后從之即詔常平依舊法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太皇太后諭輔臣曰臺諫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當光曰朝廷既令臣僚各舉所知必且試用待其不職然後罷黜亦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舉官雖委人亦須執政審察人材光曰自來執政止於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曰光所言非是直信舉者之言不先審察

待其不職而罰之甚失義理公著曰近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光曰資格亦不可少維曰資格但可施於敘遷若升擢人材豈可拘資格耶　壬辰封弟偲爲祁國公　丁酉司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謁告自是不復入朝　癸卯以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兼權判登聞鼓院　九月丙辰朔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太皇太后哭之慟帝亦感涕不已明堂禮畢皆臨奠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官其親族十人御篆表其墓道

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及為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縁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光在相位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宋使往亦如之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

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
其家得遺奏八紙皆手札論當世要務百姓聞其喪罷
市而往弔鬻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蓋以萬千數京師
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
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及歸葬陝州四方來會
者數萬人哭之如哭其私親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
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
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

下信之陜洛間皆化其德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唯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君子以為篤論　己未朝獻景靈宫辛酉大享明堂以神宗配　程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光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曰孔子言哭則不歌不言歌

則不哭軾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衆皆大笑遂成嫌隙　劉摯言伏見左僕射司馬光薨逝搢紳閭巷之人罔不為之哀歎唯是姦邪之黨醜正惡直之徒相與竊喜盖小人鞅鞅不快於新政日夜窺伺常幸有非意之變善治不能成今其臆度謂陛下既失光之助則前日求治之志必稍變懈遂可以乘便投隙熒惑動搖此其所以喜也今大本已定惟陛下益加之意終始如一而已廟堂之上必有能如光之事君者臣實懼陛

下悼光之沒謂誰助我者而意稍有間則邪謀陰計或起而乘之此臣所以私憂也今日之命相實繫天下之安危伏望陛下謹考歷選得其人而任之以厭公議

丁卯以中書舍人蘇軾為翰林學士知制誥　詔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户寺觀第三等以上舊納免役錢並與減放五分餘皆全放仍自元祐二年始

己卯張璪罷為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臺諫交章論璪凡十數太皇太后宣諭王巖叟曰明堂大禮後

璪必退至是乃引疾請外竟從優禮罷去　孫升奏祖宗之用人如趙普王旦韓琦此三人者文章學問不見於世然觀其德業器識功烈治行近世輔相未有其比而王安石為一代文宗進居大任施設之方一出於私智由是言之則輔佐經綸之業不在乎文章學問也今蘇軾之學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為翰林學士可謂極其任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為戒世譏其失言　冬十月丙戌改封孔子後為奉聖

公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自漢以来有褒成奉聖宗聖之號至於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爵本為侍祠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為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為奉聖公不預他職增給廟學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置教授一員以訓其子弟　庚寅太白晝見　壬辰夏人来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所陷人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張樅往

弔祭　乙巳賜范鎮詔曰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鷙朕虚懐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茍得黄髪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已降勅落致仕除兼侍讀詔書到日可即赴闕　已酉宗正寺丞王鞏奏宗正寺條例玉牒十年一進修玉牒官以學士典領自熈寧中范鎮等一進之後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類譜自慶歷八年張方平進書之後僅五

十年並無成書請更立法玉牒二年一具草繳進類譜亦如之候及十年類聚修纂從之　劉摯言太學條例獨可按據舊條考其乖戾泰甚者删去之若乃高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非徒無補而又有害乞罷修學制所止責學官正録以上將見行條制去留修定摯言慕古變常盖指程頤也頤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

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繩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賔吏師齋立觀光法凡數十條輒為禮部疏駮頤亦自辨理然朝廷訖不行　十一月乙卯禮部言將来冬至節命婦賀坤成節例改牋為表從之程頤建言神宗喪未除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為慰不從　戊午以尚書左丞吕大防為中書侍郎御史中丞劉摯為尚書右丞自張璪罷中書侍郎久未補人吕公著言吕大防忠實可任

大事退而上表曰檢會官制以前中書宰臣二員參知政事二員今雖分三省事多同呈然機務之本並在中書臣多病早衰難以獨當機務伏望早賜選用中書一員庶不致瘝曠帝又以手札問公著曰卿前日言劉摯可執政緣未作尚書恐無此例欲且除尚書公著奏國朝自中丞入二府者如賈昌朝張昪趙槩馮京等其例甚多帝從其言摯遂自中丞入輔　以傅堯俞為御史中丞仍兼侍讀　先是河決大名詔祕書監張問相度

河北水事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往丙子問奏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呉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為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别相視　戊寅以起居郎蘇轍起居舍人曾肇並為中書舍人肇仍充實録院修撰王巖叟言肇天資甚陋人望至卑早乗其兄布朋附王安石擅權用事朝廷美爵

如取於家故肇因縁得竊館職素無吏能而擢領都司殊昧史材而委修實録凡八上章皆不聽　朝廷起范鎮欲授以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又移書問其從孫祖禹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何用復出也遂固辭表曰六十三而求去蓋已引年七十九而復来豈云中禮卒不起命提舉崇福宫數月告老以銀青光禄大夫致仕　御史中丞傅堯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巖叟同入對帝諭堯俞

曰用卿作中丞不由執政以卿公正不避權貴如朝政闕失卿等當極言之　三省奏立經義詞賦兩科從之　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畆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吕陶請也　庚辰蠲鹽井官溪錢　十二月庚寅詔將来服除依元豐三年故事羣臣勿上尊號　戊戌華州鄭縣小敷谷山崩　壬寅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

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臣以謂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畧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今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反以媮刻為議論乞特奮睿斷正考試官之罪策題蘇軾文也詔特放罪軾聞而自辨詔追回放罪指揮傅堯俞王巖叟各上疏論軾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盖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

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為報怨夫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為訕謗恐朋黨之禍自此起矣　戊申詔以冬溫無雪決繫囚　是歲河北及楚海諸州水

二年春正月壬戌王覿言朱光庭訐蘇軾策問呂陶力辨之臣謂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

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此大患也太皇太后深然之時議者以光庭因軾與其師程頤有隙而發而陶與軾皆蜀人遂起洛蜀二黨之說故覿有是疏　夏國以其故主秉常留遺物遣使來進乙丑封乾順為夏國王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　戊辰詔自今舉人程試並許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出已見勿引申韓釋氏書考試官以經義論策通定去留毋於老列莊子出題　辛未傅堯俞王巖叟入對論蘇軾策題不當太

皇太后曰此朱光庭私意卿等黨光庭耳堯俞巖叟同奏曰臣等蒙宣諭謂黨附光庭彈軾上章任使更不敢詣臺供職伏俟譴斥　丙子詔蘇軾所撰策題即無譏諷祖宗之意然自来官司試人亦無將祖宗治體評議者蓋一時失於檢會劄付學士院知令傳堯俞王巖叟朱光庭速依舊供職蓋從呂公著議也　辛巳詔蘇轍劉攽編次神宗御製　白虹貫日　二月丁亥遣左司諫朱光庭乘傳詣河北路與監司一員徧視災荒措置

賑濟　賜富弼神道碑以顯忠尚德為額仍命翰林學士蘇軾撰文　詔施黔戎瀘等州保甲監司免歲閱己丑知澶州王令圖相度河北水事張問奏乞如前議分河水入孫村口置約使復歸東流故道從之　己亥命吏部選人改官歲以百人為額　辛亥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蔡確坐弟軍器少監碩貸用官錢事落職徙知安州　是月代州地震　三月丁巳太皇太后詔曰祥禫既終典册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

事謂予當受册於文德殿雖皇帝盡孝愛之意務極尊
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明肅章獻皇后
輔佐真廟擁佑仁宗茂業豐功宜見隆異顧予凉薄敢
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慙德將來受册可止就崇政殿
壬戌輔臣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諭曰性本好静昨
止緣皇帝幼沖權同聽政葢非得已况母后臨朝非國
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衙豈女主所當御吕公著等言
陛下執謙好禮冠映古今加以思慮精深非臣等所及

戊辰詔内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歲舉第二任通判資序堪知州者一人呂陶言任官之弊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為甚故有是詔　令御史臺察民俗奢僭者　夏國遣使来謝封册　癸酉奉安神宗神御于景靈宫宣光殿　庚辰詔内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黄門以百人為定額　是月神宗大祥范祖禹上疏太皇太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悦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

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户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樸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開樂當置宴祖禹以為如此則似因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請罷開樂宴惟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從之　程頤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

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此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　是月王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時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為是兩疏言朝

廷之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道雖屢變移而仍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強隣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益北若復不止則南岸遂非我有彼必作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歷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而南地勢平衍直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為寒心今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計也文彥博議與壽合中書侍郎呂大防從而和之三人者力主其議

同列莫能奪中書舍人蘇轍謂呂公著曰河決而北自
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
也盍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曰當與公籌之
然回河之役遂興　夏四月丁亥果莊使其子結鄂特促
寇洮東　文彥博累章乞致仕己丑詔彥博十日一赴
朝參因至都堂議事仍一月一赴經筵　辛卯詔自今
月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
消復以梁燾奏春夏大旱故也　丁酉以四方牒訴上

尚書者或究抑不得直令御史分察之用范純仁之言也　已亥太皇太后以旱權罷受册禮　詔諸路監司分督郡縣刑獄　癸卯雨　甲辰張舜民罷監察御史依前權判登聞鼓院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亂强臣争權乾順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差封册使劉奉世等幸勿遣縁大臣有欲優加奉世者為是過舉大臣指文彦博也故舜民有是責傅堯俞乞速賜追還以協易不遠復之義王巖叟孫升上官均韓川梁燾王覿

皆以為言不報　乙巳以布衣彭城陳師道為亳州司戶參軍充徐州教授師道受業於曾鞏博學善為文熙寧中王氏經義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至是以蘇軾傅堯俞孫覺薦授是職尋又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至南京見蘇軾改頴州教授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　呂公著請復制科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今年始　戊申御殿復膳

李清臣罷時熙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爭之以為不可於是傅堯俞王巖叟言清臣竊位日久資材闒茸性行險邪專於為已有患失之心茍於隨人無自立之志人材之能否不知民事之利病不識聞每至都堂會議但飽食危坐若醉若夢伏望聖慈早賜罷黜上官均梁燾相繼論之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五月王巖叟傅堯俞等言臣等累章論張舜民不當罷御史不蒙開納言責難以冒居伏望降黜呂公著慮言者將激怒

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　癸丑夏人圍南川砦　丁卯以尚書右丞劉摯為尚書左丞兵部尚書王存為尚書右丞　戊辰貶右諫議大夫梁燾知潞州侍御史孫升知濟州先是燾乞還張舜民臺職以正國體章十上不聽又於省中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駮還舜民制命以為失職因詰問貪禄不去不知世所謂羞恥而升亦劾問引燾不知羞恥等語坐朋附同貶　癸酉以胡宗愈為御史中丞宗愈首

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法畏天他日奏對便殿帝問朋黨之弊宗愈曰君子謂小人為姦邪則小人必指君子為朋黨陛下擇中立不倚者用之則朋黨自消因進君子無黨論　六月甲申以京西路提點刑獄彭汝礪為起居舍人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汝礪曰政無彼此之辨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也　戊子以丁隲為右正言隲自行新法即不肯為知縣折資監當幾二十年人

多稱之　以秘閣校理諸城趙挺之為監察御史挺之始通判德州希意行市易法時黄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館職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之深銜之　辛丑以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事　壬寅有星如爪出文昌　阿里庫逼果莊率衆竊據洮州殺虜人畜羌酋結約密使所部奇凌來告阿里庫遣人執奇凌結約恐事覺以其妻子來歸丙午授結約三班奉職　秋七月辛亥詔户部

修會計録　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韓絳以司空致仕　夏人寇鎮戎軍諸堡劉昌祚等禦之而退　詔府界三路教閱保甲復課利場務虧額科罰　乙卯權開封府推官張商英出提點河東刑獄初朝廷稍更新法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令先帝陵土未乾柰何輕議變更又嘗移書蘇軾求入臺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駡祖之語或得之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故出之
丙辰罷諸州數外歲貢　戊午以遼使蕭德崇等賀

坤成節曲宴垂拱殿始用樂　庚申進封李乾德為南平王　辛酉改誠州為渠陽軍　壬戌御札付中書省曰門下侍郎韓維嘗面奏范百禄任刑部侍郎所為不正輔臣奏劾臣僚當形章疏明論曲直豈但口陳意欲無迹何異姦讒可罷守本官分司南京呂公著上疏言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須具章疏維素有人望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恐中外聞之人情不安呂大防亦以為言甲子詔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中書舍人曾

肇封還詞頭其狀曰古者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豈必具案牘為事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以為有無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似之罪而逐大臣不報已而公著復於便殿乞改維詞頭乃詔中書省以均勞逸意命舍人蘇轍為之維尋以病改汝州乙丑以左司諫呂陶為京西轉運副使侍御史上官均為禮部員外郎先是御史杜純右司諫賈易緣張舜民罷職事劾陶均面欺同列不肯論救陶自請補外上疏

言杜純乃韓維之客以此媚維賈易乃程頤之死黨為頤報怨必欲臣廢逐而後已惟陛下幸察易凡五狀劾陶謂詭譎姦人託朋附以自安故陶均皆罷言職而陶獨外補　八月辛巳右司諫賈易罷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軾頤交惡其黨迭相攻易獨建言請并逐二人又言呂陶黨軾兄弟而文彦博實主之語侵彦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所言頗切直惟詆大臣太甚爾

乃止罷易諫職出外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衆皆嘆服　程頤罷經筵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先是頤赴講會帝瘡疹不御邇英已累日頤退詣宰相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宰相不知可乎翼日呂公著等始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多不悅故黜之頤因三上章乞納官歸田

里不報又乞致仕亦不報時吕公著獨相羣賢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號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吕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熈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臣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唯吕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　癸未以西蕃寇洮河民被害者給錢粟死者賜帛其家　乙酉命吕大防為

西京安奉神宗御容禮儀使　丁亥孔文仲丁隲進對太皇太后宣諭曰一心為國勿為朋黨　癸巳以夏國政亂主幼强臣乙逋等擅權逆命詔諸路帥臣嚴兵備之　庚子授西蕃首領森摩欽戩銀州團練使温希新瓜州團練使以不從結鄂特促入寇故也　辛丑涇原路言夏人寇三川諸砦官軍敗之　丁未熙河路言知岷州种誼復洮州擒果莊青伊結戊申宰臣率百官表賀果莊桀黠有智謀所部精鋭數為邊患熙寧中誘陷河

州神宗屢詔王韶欲生致之至是與夏人解仇為援築洮州居之誼率衆破其城擒鬼章檻送京師誼諤之弟也時二邊少清而並塞猶苦寇掠安燾言為國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制勝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攜貳使來修

貢悉如壽言　九月乙卯發太皇太后册寶于大慶殿丙辰發皇太后皇太妃册寶于文德殿　己未夏人寇鎮戎軍　庚申王覿奏蘇軾程頤向緣小忿浸結仇怨於是頤軾素所親善之人更相詆訐以求勝勢前日頤去而言者及軾故軾乞補外既降詔不允尋復進職經筵今執政大臣有闕若欲保全軾則且勿大用庶幾使軾不遽及於悔吝又奏小人近乃造為飛語有五鬼十物十八姦之說大槩不過取一二公議所共惡者以實

其言而餘皆端良之士也伏望詔牓朝堂明示不信讒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　夏人寇鎮戎軍　丁卯禁私造金箔　庚午呂公著言十五日以經筵講畢論語賜輔臣及講官宴内出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次日於簾前謝蒙太皇太后宣諭皇帝好學在宫中别無所為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臣輒於尚書論語孝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段進呈庶便於省覽它日三省奏事畢太皇太后宣諭公著曰皇帝取卿所進每日書寫看

覽甚有益於學問與詩篇不同也　冬十月知懷州賈易責知廣德軍易謝表謂以忠直獲罪而指言羣臣讒邪罔極朋黨滔天又言蘇轍持密以告人轍上疏自辨於是御史交章論易謟事程頤默受教戒附下罔上背公死黨乞早賜降黜詔以易已罷言職不合於謝上表內指名論事故有是責　壬午奉安神宗御容于會聖宮及應天院　辛卯減西京囚罪一等杖已下釋之　庚子論復洮州功种誼等遷秩賜銀絹有差　癸卯劉

摯言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巖叟知潞州梁燾通判
虢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撓願
召此數人入備任使以慰公議以消姦黨　甲辰泉州
增置市舶從户部尚書李常請也　丁未范祖禹乞於
邇英閣復張挂仁宗時王洙蔡襄所書無逸孝經圖從
之　十一月丙辰復置漣水軍　庚申獻果莊于崇政
殿詰犯邊之狀諭以聽招其子及部屬歸附以自贖果
莊服從赦之以為陪從校尉遣居泰州　壬申詔講讀

官遇不開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二條進入先是蘇頌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乞詔史官採新唐書中人主所行日進數事故有是詔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政者必述以己意反覆言之　乙亥大雪民多凍死詔加賑恤其無親屬者官瘞之　罷內殿承制試換文資格　十二月乙酉以大寒賜諸軍薪炭錢又令開封府閱坊市貧民以錢百萬計口量老少給之　丙戌龍興節初上壽于紫宸殿　己丑大寒罷集英殿

宴　壬辰兀征聲延部族老幼萬人渡河南遣使廩食之仍諭聲延勿失河北地　乙未白虹貫日　壬寅頒元祐勑令式　丙午趙挺之奏蘇軾輕薄虛誕有如市井俳優學術本出戰國策縱横揣摹之說近日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為問使軾得志將無所不為矣考異東都事畧趙挺之傳挺之劾奏蘇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為誹謗先帝宋史同未審即此奏中語否　是冬始閉汴口

三年春正月庚戌復置廣惠倉從侍講范祖禹言也

己未朝獻景靈宫　庚申詔發京西南路闕額禁軍穀五十餘萬斛減市價出糶至麥熟日止以雪寒物價翔踴也　王覿奏蘇軾習為輕浮貪好權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專慕戰國縱横捭闔之術長於辭華而暗於義理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宜且與一郡稍為輕浮躁競之戒　辛酉詔廣南西路朱崖軍開示恩信許生黎悔過自新　壬戌罷上元遊幸　壬申阿里庫奉表謝罪詔邊將無出兵仍罷招納　二月甲申罷

修金明池橋殿　時久陰不解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可改人畏之而不敢發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獘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加貶竄此等亦無他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獘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防

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為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
臺諫紛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呂公著等令指陳差雇
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人雇役中等人户歲出錢幾何
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
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筭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貪
吏狡胥百端蠹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民窮無告致傷
陰陽之和今來所言萬一少有可采即乞留中作聖意
行下庶幾上荅天戒下全小民　丙戌詔河東苦寒量

度存恤戍兵　己丑以左司諫豐稷為國子司業揚王顥荆王頵嘗令成都府路走馬承受造錦地衣稷獨奏劾以謂近屬奢侈官吏奉承宜皆糾正其罪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必太平不數日稷罷言職　詔殿試經義詩賦人並試策一道從趙挺之請也　知貢舉蘇軾同孫覺孔文仲言每一試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舊制禮部已奏名至御試而黜者甚多嘉祐始盡賜出身近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進士

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時
聖斷今禮部十人以上別試國子開封解試武舉第一
人經明行修進士及該特奏而預正奏者定著於令遞
升一甲則是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今特
奏者約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
增數百人此曹垂老無他望布在州縣惟務黷貨以為
歸計前後恩科命官數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
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

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財禄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願斷自聖意止用前命仍詔考官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於是詔定特奏名考取數進士入四等以上諸科入三等以上通在試者計之毋得取過全額之半後遂著為令　癸巳罷春宴　乙未白虹貫日　以正字

劉安世為右正言司馬光既歿太皇太后問呂公著光門下士素所厚善可任臺諫者孰當先用公著以安世對遂擢任之　乙巳廣南東路兵馬監童政坐擅殺無辜伏誅　二月丙辰司空致仕康國公韓絳卒謚曰獻肅絳莊重有禮遇事敢為喜延接士大夫始與王安石善其後頗異因數稱薦司馬光可大用然終以黨安石復得政清議少之　已巳賜進士李常寧等并諸科及第出身共一千一百二十二人　甲戌增賜新釋褐進

士錢百萬酒五百壺為期集費　乙亥夏人寇德靜砦將官張誠等敗之　夏四月戊寅令諸路郡邑具役法利害以聞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以年老數辭位辛巳拜司空平章軍國事詔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出省毋拘以時別建第於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就議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以為榮以中書侍郎呂大防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

樞密院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詞皆蘇軾所草也是夕軾對於內東門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忽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前年為汝州團練副使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軾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軾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太皇太后曰此乃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泣帝亦泣

左右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以書戒之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賛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壬午以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孫

固為門下侍郎尚書左丞劉摯為中書侍郎尚書右丞王存為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為尚書右丞戶部侍郎趙瞻為僉書樞密院事　甲申韓川劉安世進對太皇太后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對曰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胡宗愈公議以為未允耳　丁未中書舍人曾肇言昨奉使契丹還至河北竊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減水河欲為回河之計詢之道路皆云見今河流就下故道地形甚高兼係黃河退背地分恐難成功

當河北累年災傷之後未宜有此興作伏望聖慈更下水官及河北路監司公共講求使議論早定不至枉費民力更招後悔　時熈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揺時政鴻臚丞常安民遺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其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

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
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
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
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
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
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
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莫之敢
攖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

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禍必大可不謂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及章惇作相其言遂驗安民邛州人也

五月右諫議大夫王覿疏言胡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為比周內批王覿論列不當落職與外任差遣翼日呂公著言覿若止為論列宗愈便行責降必不恊衆情未敢行下後二日公著與呂大防范純仁再論於簾前太皇太

后意猶未解純仁退而上疏曰側聞聖訓謂朋黨甚多
宜早施行以臣愚見朝臣本無朋黨但善惡邪正各以
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憂難進遂以善人之相
稱舉者皆指為朋黨昔慶歷時先臣與韓琦富弼同為
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
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所
降貶謫王覿文字臣未敢僉書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
并録歐陽修朋黨論上之趙挺之楊康國亦言不當因

論人而逐諫官乞追寢罷覿之命不聽竟出覿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癸亥漢東郡王宗瑗卒　六月丙子朔詔鄉户衙前役滿未有人替者依募法支雇食錢如願投募者聽仍免本户身役不願投募者速召人替　癸未詔司諫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倣故事以升朝官通判資序歷一年者為之　戊戌詔黄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期於必成范純仁乞寢前命以杜希合

尚書王存等亦言孝先初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幸萬一以冀成功且預求免責若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選使覆按審度可否興工未晚庚子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為契丹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為憂存謂契丹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黃河為阻況今河流亦未必便衝過北界也太皇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

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以進且曰北流數年未為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收回戊戌詔書　辛丑夏人寇塞門砦　劉安世言胡宗愈操行汙下毀滅廉恥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預國論乞特行罷免　時以炎暑權罷講癸丑侍講范祖禹上疏曰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

致太平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君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在陛下心之所召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

資治通鑑後編卷八十八